

【共享记忆】

## 单县的年味

□谢新春

腊八一过，鲁西南小城单县的街巷里，羊肉汤香、馓子油香、烤鱼果木香交织升腾，奏响了最地道的齐鲁年味序曲。这升腾的烟火气里，藏着非遗技艺的传承，更酝酿着游子们魂牵梦绕的归家信号。

“过了腊八就是年，一天撵似一天近。”这句老话响在耳畔，农家小院的灶火已旺。大铁锅早坐上了灶，半锅清水，烧至小泡冒起，将事先剁好洗净的带骨羊肉块“哗哗”倒入。灶底的火立马蹿了起来，火苗舔着锅底“呼呼”作响。掌勺三十余年的三哥目光如炬：“咱单县羊肉汤，讲究一个‘真’字！真本地羊，真铁锅，真劈柴，真功夫！要是做不到满院飘香，懒猫都赖在旁边等着啃骨头，你最好不要说自己会煮羊肉汤……”他紧盯浮沫，一勺一勺撇得干净利落。待大火烧开，又投入秘制调料包，便转入了漫长的文火炖煮。两小时后，肉香霸道地弥漫开来，筷子一扎即透。趁热剔肉是关键，烫手了蘸蘸凉水，将肉一丝丝从骨上撕下，连最难处理的筋头也绝不放过。喜辣者，将切好的小肉块与剁成的红亮辣椒油混一起再回锅一下。掀盖刹那，热气裹挟着肉香、柴火香、辣香扑面而来。这碗汤，早已超越饮食范畴，成为单县人年节的象征，熬煮着游子心底最浓的乡愁。

转过街角，黄岗馓子作坊里正上演着油与面的交响曲。年节临近，订单几乎翻了一倍，主人忙得脚不沾地。作为“舌尖上的黄河文化地标”，黄岗馓子的制作堪称指尖上的艺术表演。一人灵巧地将盘好的面条绕于指掌，由里向外，边绕边抻，绕足三十圈方断。另一人接过，用特长竹筷绷直面条，滑入滚油。待炸至五成熟，巧手一斜折，定型成瓦状，再抽筷续炸至通体金黄，捞出控油。浓郁的油香裹挟着院内等候顾客的言语声，在冬日冷冽中织成一张温暖的网。这金黄酥脆的馓子，正是千家万户辞旧迎新时，那第一声清脆响亮的“年味祝福”。

清晨六点，天光熹微，烤鱼坊的果木烟已袅袅升起。火光跃动中，老板娘将一两左右的炸鱼层层码入烧开的锅中，投入秘制料包，撒葱段、姜片、小红椒，盖紧锅盖。“慢火烘煮一小时，中间绝不揭盖翻动，全凭蒸汽和余热‘焖烘’。”她如是说。待汤汁收尽，鱼身变得棕红油亮，筷子轻触便酥软掉渣，便是起锅之时。这道承载着单县风物密码的传统美味，以其独特的果木香和酥骨入魂的滋味，成为唤醒游子家乡饮食记忆的钥匙，每逢年关，“倍思亲”的思绪便在这氤氲香气中找到了踏实的落脚点。

人间至味，尽在烟火巷陌。单县的年味，是羊肉汤里用时光慢炖的岁月温情，是黄岗馓子在油锅中迸发的丰收欢歌，是烤鱼于果木炭火间焖入鱼骨的绵长思念。当街头巷尾这熟悉的香气再次交织成网，天南海北游子们的味觉导航便清晰地指向同一个坐标——家乡。齐鲁大地的年味，就在这升腾不息的烟火灶台间，被酿得愈发浓稠、醇厚、醉人。

四方食事，终究不过一碗单县烟火暖香；万里归途，所求无非此间家乡至浓年味。

（作者为菏泽作家协会会员）

## 趵突泉上听流水

【原乡切片】



□徐勤玲

“无为道士三尺琴，中有万古无穷音。音如石上泻流水，泻之不竭由源深。”当我读宋代欧阳修的诗《赠无为军李道士》时，不禁为诗中李道士的琴艺所折服，想象那琴声该是何等高古、何等美妙啊！随之忽然就想到了趵突泉，三股泉流晶莹如玉，日夜喷涌永不停歇，若是在泉边听流水之音，能否听出与琴音有某种契合之处，能否听出“中有万古无穷音”呢？

又一日，聆听古琴曲《流水》，那泠泠清音和汨汨流水声中，有一种超越尘俗的空灵之美。依然想，若是在趵突泉的泉声中听《流水》琴音，又会是怎样一种体验呢？

此刻，我正站在趵突泉边，闭目凝神，静听流水之声。泉声雄壮有力，若元代张养浩所说“四时常吼半天雷”，若赵孟頫所说“波涛声震大明湖”。睁开双眼，凝视向上腾突的泉流，其形若北魏郦道元所说“泉源上奋，水涌若轮”。一个“奋”字多么形象地表现了趵突泉奋力向上的姿态；而“轮”字则生动地展示了趵突泉如车轮滚滚向前的风貌。

凭栏听泉，雄浑的泉声，汨汨的流水，散发出万古无穷之音。这声音来自远古的自然，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。泉声清越，消融了凡尘俗世的种种杂音，在寂静空灵的内心深处流淌。我仿佛看到，远古时代的风雨雷电，摇撼着泰山南麓的茂密树林，丰沛的雨水渗入地下汇成流水一路向北。我仿佛看到，地

下水流遇阻转而向上，冲破岩石裂隙。于是我听到了巨大的声响——这就是趵突泉的声音。

我站在泉边，听泉声激荡。那泉流之声，是趵突泉在娓娓讲述自己的历史。趵突泉为古泺水之源，自商代有文字记载以来，至今已有3500多年的历史。北魏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记载：泺水出历（城）县故城西南，泉源上奋，水涌若轮。泺水北流为大明湖，西即大明寺。元代于钦《齐乘》曰：古泺水自华不注山东北入大清河。自宋代曾巩始定“趵突泉”为泉名并题诗以后，历代吟咏趵突泉的诗文层出不穷，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元代赵孟頫的《趵突泉》诗：“泺水发源天下无，平地涌出白玉壶。谷虚久恐元气泄，岁早不愁东海枯。云雾润蒸华不住，波涛声震大明湖。时来泉上濯尘土，冰雪满怀清兴孤。”明代王守仁游趵突泉后，作次韵和赵孟頫《趵突泉》诗，题为《晚到泺泉，次赵松雪韵》。其后到此游赏的文人，出于对赵孟頫和王守仁的敬仰，常常作和诗歌咏趵突泉，成为趵突泉独特的文化景观。

我站在泉边，在泉声中聆听《流水》琴音。泉声琴音中，大自然的力量永不衰竭，历史的车轮不断滚滚向前——这就是趵突泉的流水向我讲述的。

我站在趵突泉边，再次吟诵欧阳修的诗，再听古琴曲《流水》，觉诗韵琴声与趵突泉声最相宜。于是借用赵孟頫的诗句“时来泉上濯尘土，冰雪满怀清兴孤”，自诗为“时来泉上听流水，清音在耳意在心。”

## 素描冬天

□王举芳

阳光落在树上，影子清瘦了许多，但透出一股淡淡的空灵之美。女儿拿了画板，说要出去素描冬天，我自告奋勇要跟去。

一路追着阳光，穿过闹市区，走出繁华街道，爬上最矮的那个山头，眺望飘着淡淡炊烟的黛瓦农舍，似是仙境，又充满温润的烟火气息。

天上空风轻云淡，地上芳菲凋零。路边的酸枣树还挂着几棵干枯的小果，过膝的荒草展现着它昨日的葱茏繁茂，霸气十足。猛然看见崖边有棵柿子树，几个柿子依旧挂在枝头，在树下做个深呼吸，心胸豁然。阳光巧妙地在松树与松树之间剪辑着光晕，斑驳地投射在地上，弥漫出和春、夏、秋时一样的意境。旁边的怪石随意乱卧，悄然不语，褐黄色的岩层缝隙间，几株荒草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，映衬着松树的青郁。

在自然流畅的阳光底下，青松、

野草、奇石，触动起我心底柔柔的灵性，让我也有了要画一幅画的冲动。女儿挥动画笔，勾画出画的大体布局，然后一笔笔细描着。我坐在一块石头上，心中似有千万花开，不由得醉了，醉在这没有纷扰的冬季山间。

去山腰间一家农庄吃午饭。院子不是很大，角落里生长着一丛丛兰草，一些松树、柏树盆景在阳光下闪着绒绒的绿丝，恬淡而柔美。阳光很暖，我们选择在院子里吃饭。四方桌摆上土碗盛着的热气腾腾的菠菜粉条、干扁豆芽、拔丝地瓜，再来一碗豆浆，我喜欢这样的特色菜，在热气中会感受到泥土散发出来的清香。

顺着小径下山，突然发现一片松树林，飞奔过去捡了几个松球，小心翼翼放进包里，怕挤坏了躲在妈妈怀里的松种宝宝。这些似花却是果的松球，再次灿烂了心情。女儿的素描还在创作中，我坐在阳光里，心底铺开一卷画：一位画技高超的大师正挥毫泼洒，白纸黑墨晕染成一幅通向春天的禅意画图。

【此心安处】

## 烟火向海

□徐承彬

威海有一条火遍全网的街巷，名叫火炬八街。据说步行不过十几分钟，可这般寻常小街，却成了游人心心念念的打卡地，数年来热度不减，引得无数人跨越山海奔赴而来。

腊月初五这天，我揣着几分好奇，坐上12路公交车，想去探个究竟。上午9点在站点下车，我从街的南头往北走，路边错落着各式卖旅游商品的小店，玻璃橱窗里外摆满了各样物件，店员们探着身子在门前笑着打招呼，格外热络。我大步流星往前走，行至一转弯处，海便猝不及防地撞入眼帘。

这条街北通威海国际海水浴场，与环海路交会成丁字路口，再往前几步，翻涌的蔚蓝便铺展在天地间，像被风揉开的一匹蓝绸，吸引着我忍不住快走两步。街面上，做直播的博主站在路中央，正对着手机镜头侃侃而谈，手随话语轻扬，兴头上来时又手舞足蹈，把遇见大海的喜悦，毫不吝啬地分享给屏幕那头的人们。那些慕名而来的游客，或站在坡路上，或倚着路边矮墙，摆着各样姿势拍照，想把这“通往大海的街”，定格成心底一抹温柔的美好。还有不少摄影师，在人群中轻声指点着拍摄角度，总有游客欣然跟随，只为拍得一张心中的理想画面，把这片海的蓝，妥帖收进镜头里。

海风卷着淡淡的海鲜味儿拂过，街面的热闹伴着潮水的轻响，凑成了最生动的背景。街边的小摊上，烤鱿鱼在铁板上滋滋作响，鲜香混着焦香漫开来。摊主小伙裹着厚墩墩的花棉袄，见有人路过便咧嘴笑：“帅哥，来只烤鱿鱼吧！刚烤的，热乎着呢！”就这简单一句话，裹着最质朴的温暖。

不时，耳边飘来几句家常话，无半分刻意寒暄，只有威海人独有的实在与直爽，还有萍水相逢的小惊喜。据文旅部门测算，这片滨海核心区单日最高接待量超10万人次，从这条小街上走过的人更是不计其数，可奇妙的是，来过的人，总想着再来。未曾亲至，或许真的难以明了，唯有踏足这片土地方能懂得——只因这里有触手可及的山海风景，更有藏在山海褶皱里，最鲜活的人间烟火。

我沿着缓缓倾斜的柏油路走到北头，与环海路交会后，路旁便是临海的观景台。木质栏杆被游人的手磨得温润，带着岁月的温软感，扶上去，微凉的触感漫开，凭栏而立，眼前的大海一览无余。海浪一层叠着一层，漫过金色的沙滩，轻拍着岸边的礁石，礁石缝隙里嵌着的碎贝壳，被浪涛洗得发亮。不远处的沙滩上，几个孩子追着海鸥跑，清脆的笑声被海风扯得很远，揉进翻涌的浪涛，随波漾开，飘向海的深处。

我寻了个背风的地方站定，静静望着眼前的大海。海浪一波波涌来，轻拍着岸边的礁石，碎成漫天银花，又缓缓退去，周而复始，像在诉说海的温柔。此刻忽然懂得，火炬八街的魅力，从来都不止于那一段被镜头反复捕捉的、直通大海的坡路，也不止于新媒体滤镜里的唯美画面。它的美，藏在猝不及防的山海相遇里，藏在“来只烤鱿鱼吧”的热乎气里，藏在对一碗鲅鱼水饺的满心向往里，更藏在每一个站在坡顶举着相机的人心中，那对远方、对山海的温柔念想。

这条770米长的小街，依海而生，因烟火而暖。它被贴上“网红”的标签，却始终守着威海独有的质朴与实在，像海边的礁石，稳稳立着，未曾被海风冲淡烟火气。越来越多的人，带着对大海的向往、对远方的期许来到这里，在这片山海间，与陌生的欢喜相逢，与质朴的人间烟火相拥。他们拍下的是风景，装在心里的，却是这份触手可及的温暖与自在，像海风吹来的甜，清清爽爽，留在心底。

原来，人们总想再来火炬八街的原因，从来都清晰而简单。这里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山海，海是温柔的，山是安静的。它不是滤镜里的背景板，而是能让你踏踏实实踩在柏油路上，闻着海风里的咸鲜，听着本地人带着乡音的闲谈，真切感受平凡生活里最本真的美好。在这里，山海可及，烟火可亲，心也能慢慢静下来，像被海风吹拂的浪，温柔而安然。

等我再次登上12路公交车返程时，太阳已经升上中天，金色的阳光透过车窗漫进来，落在肩头，暖融融的。抬手翻看手机里的照片，斜斜的柏油路向着无垠的蔚蓝铺展，路旁的白房子沐着暖阳，漾着温柔的光晕，海风拂面的清冽与鲜活，仿佛仍在鼻尖萦绕。我将照片发给远方的朋友，留一句心底的话：来火炬八街吧，山海皆可赴，烟火暖心间。